



水面之下，一艘潜艇正隐蔽航行。柴油舱里，下士郭威紧盯着设备运行状态。狭小的舱室，只有机器轰鸣声充斥在耳边。

“换更！”时钟的指针指向12点，下一更的战友来到舱室接替他的工作。回到兵舱，郭威拿出笔记本，一字一句记录着出航的感受：“我在方寸战位守望深海。这里没有阳光，也没有月色，让人仿佛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。只有一圈不停转动的时钟，告诉我时间的流逝……”

钟表上的时间刻度，是这群潜行于深海的潜艇兵，感知时间的唯一媒介。钟表不仅提醒着他们“今夕是何年”，也见证了这群潜艇兵成长航迹的寸寸光阴。

祖国大地早已夜幕深沉。此刻，高悬的明月，寄托着亲人的思念。在那片遥远而不为人知的海面下，一群潜艇兵正驾驶着潜艇默默前行。他们用一分一秒流逝的时间，标定了成长的速度、潜行的深度、守望的长度，在寂然无声的流年里，谱写着一曲曲为国卫海的青春乐章。

走近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——

时钟嘀嗒：潜艇兵的似水流年

■陈泽生 丁斐煜 本报记者 向黎鸣

特稿

成长时刻

成长的航迹，是由一个个坚持的瞬间接续起来的

那一刻，舱段兵杨鹏没有犹豫，接过杯中的水一饮而尽。

这是一次特殊的“潜艇兵成长礼”。首次执行远航任务的艇员们整齐列队，精神抖擞。杨鹏跟战友一起饮下从深海中抽取的水。

对于这群年轻的官兵来说，这是庄严而难忘的一瞬间，是他们被认证成为一名合格潜艇兵的重要时刻。

仪式结束，杨鹏心中久久不能平静——

入伍前，杨鹏向往影视作品中戎装加身、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，下定决心来当兵。然而，第一次来到岗位，他就感到抑制不住的失落与沮丧：“这么狭窄的地方，简直让人喘不过气！”杨鹏拿着卡尺丈量了一下，自己所处的空间只有0.3平方米。他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。

“你所经历的彷徨，是许多潜艇兵成长路上的必修‘课’。只要修剪去心里的枝杈，就会发现，成为潜艇兵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”看着迷茫的杨鹏，某部门长田禾源讲述起自己的经历。

那时，田禾源刚刚毕业。同学们有的驾舰驶向远方，有的随“鲲鹏”振翅翱翔。他的军旅生涯却在幽深的水下延伸，每天听着嘈杂的机器轰鸣，眼前尽是闪着冷光的钢铁管路。

因为不熟悉管路，田禾源有许多专业操作内容要靠班长手把手教；和战士谈心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刚说两三句就冷了场……这样下去，怎样才能真正融入潜艇？田禾源心中充满困惑。

某天，田禾源无意间看到一份许多年前的管路图。工整的字迹、清晰的图解，印在微微泛黄的纸张上——那是老班长们集中学习技术知识时，一笔一笔细细描绘出来的。他忍不住问起画过这张图的老班长，当年身处封闭环境，与家人音讯隔绝，生活条件又那么艰苦，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下来？

“当时就想着多学点知识回来，不辜负组织和国家的栽培。”老班长说。质朴的话语蕴藏着满腔热忱，仿佛一束光，照亮了田禾源的内心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当一名合格的潜艇兵。

从那以后，田禾源一有时间就钻舱室、爬管路、练操作，身上总是沾满油污。为了弄清仪器设备工作原理，他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录下来，一个个找人请教。熄灯后，田禾源常常独自在学习室找资料、翻笔记，直到凌晨才休息。寒来暑往，田禾源爬遍潜艇的每一个角落，摸遍潜艇内的每一根管路，变成小有名气的“潜通”。

“选择成为潜艇兵，就是选择了寂寞与艰苦，选择了坚守岗位、担当使命。”后来，田禾源带着杨鹏来到军史馆。一张黑白老照片引起了杨鹏的注意——一群潜艇兵笑着看向镜头，因为远航时间太长，他们脸上已长出浓密的络腮胡。

图片下方，是马克思的一句话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但将永远存在。”

透过泛黄的照片，杨鹏似乎懂得了潜艇兵的苦与累，也懂得了这份苦累背后的满足和快乐。一颗沉寂已久的种子在年轻的潜艇兵心中悄悄萌芽。他开始花费更多时间认真学习专业知识，努力跟上其他战友。终于，杨鹏如愿饮下了那杯象征着成长的水。

那次远航，某设备发生故障，作为值更官的田禾源立即带着杨鹏等战友一起排除故障。官兵们钻进角落，手动更换重达百斤的设备，直到凌晨3点



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举行宣誓仪式。

丁国伟摄

成长横切面

写下属于我们的岁月诗篇

■二级上士 裘超越

作为一名声呐兵，“听声判形”是必备的基本功。然而，刚刚走上岗位时，听着耳机里传来五花八门的声音，源头时近时远、方位错综变换，我总容易顾此失彼，往往听了这个忽视了那个，记住这个又遗漏那个……

工作上的挫折，让我越来越失落。就在这时，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
那次谈话，他像往常一样跟我探讨业务，反而突然问起我：“听说你入伍前喜欢写诗，怎么来部队后就不写了？”“感觉没啥能写的，这里的生活太千篇一律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回答道。

班长想了想对我说：“要不就写写你的岗位，写写你觉得枯燥的生活吧。”“军人”这个称谓所承载的光荣与梦想，一字一句倾泻着心中的苦闷。渐渐地，心海掀起了波澜——我想起了入伍时的初心，想起了身边可爱的战友，想起了“军人”这个称谓所承载的光荣与梦想。

自那时起，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开始有规律地用文字记录生活、记录工作。那一个个文思泉涌的瞬间、一行行真情流露的诗句，也成为我枯燥

深潜中的精神寄托。同时，我也下定决心努力精进业务，时常向班长和技师请教，一有机会就多听多练。很快，我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声呐兵。

出海期间，写诗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潜航的时间很长，闷热潮湿的房间里，长时间戴着耳机捕捉信号，我能感到汗水顺着发梢滴落。那些声音落在耳畔，或许只是一声海豚的低吟、船舶的鸣笛，甚至是海浪的翻滚。潜艇向着深蓝挺进，在纷繁嘈杂的声音中，我一

次次辨别那些转瞬即逝的关键信息，将心中的希冀与梦想寄托于笔下，渐渐不再觉得水下的生活只有艰辛枯燥——“入大洋别苍穹，千涛万涌不孤愁。征程号令耳边唤，但期浮伴群鸥。”

那段时光里，我和战友们一次次战风斗浪，一次次排除危难。潜艇上，望着时钟指针划过的一圈圈刻度，我仿佛看到一茬茬潜艇官兵将青春年华奉献于深海。我们行驶过的每一寸光阴，都是这段岁月诗篇中的金色词句。

明申说。这一刻，钟明申真正明白了，自己看似狭小的战位，承载着全艇官兵生命的重量。

近年来，他们反复组织官兵进行“关灯”后训练。“不是因为摸黑操作有多难，而是要让年轻官兵在黑暗中也有足够的勇气，能迅速调整心态，找到自己的战位。”艇长说。

告诫年轻战友时，姜公亮也回想起自己曾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瞬间。

那一次，潜艇刚航行到某海域，水流突然变化。暗涌之下，潜艇随时有掉深危险。那一刻，姜公亮甚至以为自己“回不去了”。

就在短短的几分钟里，他们经历了关乎生死的考验。远航结束，当姜公亮再次打开手机，电话那头传来孩子的啼哭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掉落。

一级上士杨学亮忘不了，几年前那次惊心动魄的远航。

常。突然，正在操舵的杨学亮忍不住惊呼出声，打破了舱内的宁静——潜艇深度计的指针不受控制地向下跳动！“报告艇长，潜艇掉深……”他焦急地喊道。

危及生命的关键时刻，艇长迅速判断险情为遭遇海洋内波掉深，先后下达一连串口令。艇员们精准处置，以最快速度控制潜艇状态。

杨学亮记得，在那个千钧一发的瞬间，他脑海中只剩下声声口令，双手条件反射地依令而动。后来，他登上讲台，向新兵们讲述这段经历。有人问他：“那一刻在想什么？”

杨学亮没有马上回答。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了两个字——责任。

“当时没空想生与死，只想着抓紧一切时间和全艇战友一起调整艇态，保证正常航行。”杨学亮告诉新兵们，只有具备无惧生死的觉悟和魄力，才能拥有解决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

“即使是小隐患、小故障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，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顺利完成。”狭小舱室里，童彪总是拿着手电筒一遍遍检查。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管路，那些交错纵横的仪器设备，是他的责任，也见证他内心不变的守望。

“每次提起笔，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又想起肩上的军人职责，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。”童彪感慨道。一茬茬潜艇兵坚守在水面之下，每一刻的守望，都是把家国铭刻于心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又一次潜艇归来，天气晴好。潜艇的升降口完全打开，新鲜空气顺着舰桥垂流而下，抵达潜艇的每一个角落。官兵们扬起笑脸，迫不及待地登上码头。稍作调整后，他们又要开启下一次远航。

军史馆里，陈列着这样一封请战书——

信笺陈旧泛黄，笔迹苍劲有力，“誓死保卫祖国”的文字下方，一个个用鲜血按下的红手印引人注目。许多年前，该支队两艘潜艇临受命、千里挺进，奔赴某海域执行任务，谱写了潜艇兵捍卫海疆的英雄赞歌。

当官兵们回望前辈的慷慨以赴，他们看到了对国与家的赤诚，看到了对心底信仰的坚守。

如今每次执行战备任务时，艇员队都会组织官兵手写家书。

一次出海前，一级上士庞金财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相继住院。任务需要他，纵使心中不舍，他还是毅然跟随潜艇出发。

大洋深处，庞金财曾在医院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妻子写下一封封家书。虽然信件无法邮寄，这个书写牵挂的过程，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

远航归来，休假回家，庞金财一眼就看到妻子抱着孩子等待的身影。他把自己在深海中写下的家书郑重交给妻子——

“亲爱的，很抱歉没能照顾你呵护你。母亲住院了，两个孩子在生病，我心里很愧疚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咱们一家人的分开，是为了更多家庭能够团聚。”

看到庞金财因长期不见阳光、日夜颠倒而憔悴的脸庞，妻子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：“我只会心疼你，孩子们也会为爸爸而骄傲。”

水面之下，那份对家与国的爱愈发清晰。对于许多潜艇兵来说，近乎一成不变的日子里，一封封寄托深情的书信，成了寂寞岁月中温柔的注脚——

他们有的写给年迈的父母，“爸爸妈妈，不要挂念我，深海洋中，我愿做一名守望者”；有的写给深爱的妻子，“原諒我匆忙告别，期待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和你还有我们的宝宝重逢”……

从军史馆里的请战书到一封封家书，单薄的纸页跨越了时空，将赓续的精神信念串连在一起。

“父亲，儿子在这里学会了担当，懂得了责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值好每一更次，坚决完成组织赋予我的一切任务！”漫漫航程中，二级上士童彪在家书里对父亲承诺。

作为舱段班班长，每次远航，潜艇上的一个微小异响都会牵动童彪的神经。管路渗水，他常常第一时间发现并迅速“包扎”；零件受损，他总会拿着扳手，钻进潜艇的角落更换……

“即使是小隐患、小故障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，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顺利完成。”狭小舱室里，童彪总是拿着手电筒一遍遍检查。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管路，那些交错纵横的仪器设备，是他的责任，也见证他内心不变的守望。

“每次提起笔，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又想起肩上的军人职责，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。”童彪感慨道。一茬茬潜艇兵坚守在水面之下，每一刻的守望，都是把家国铭刻于心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又一次潜艇归来，天气晴好。潜艇的升降口完全打开，新鲜空气顺着舰桥垂流而下，抵达潜艇的每一个角落。官兵们扬起笑脸，迫不及待地登上码头。稍作调整后，他们又要开启下一次远航。

“有一天，你们也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你们的经历也会成为别人听到的故事。”看着一张张青涩的脸庞，杨学亮说。

守望时刻

水面之下，那份对家与国的爱愈发清晰

军史馆里，陈列着这样一封请战书——

信笺陈旧泛黄，笔迹苍劲有力，“誓死保卫祖国”的文字下方，一个个用鲜血按下的红手印引人注目。许多年前，该支队两艘潜艇临受命、千里挺进，奔赴某海域执行任务，谱写了潜艇兵捍卫海疆的英雄赞歌。

当官兵们回望前辈的慷慨以赴，他们看到了对国与家的赤诚，看到了对心底信仰的坚守。

如今每次执行战备任务时，艇员队都会组织官兵手写家书。

一次出海前，一级上士庞金财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相继住院。任务需要他，纵使心中不舍，他还是毅然跟随潜艇出发。

大洋深处，庞金财曾在医院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妻子写下一封封家书。虽然信件无法邮寄，这个书写牵挂的过程，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

远航归来，休假回家，庞金财一眼就看到妻子抱着孩子等待的身影。他把自己在深海中写下的家书郑重交给妻子——

“亲爱的，很抱歉没能照顾你呵护你。母亲住院了，两个孩子在生病，我心里很愧疚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咱们一家人的分开，是为了更多家庭能够团聚。”

看到庞金财因长期不见阳光、日夜颠倒而憔悴的脸庞，妻子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：“我只会心疼你，孩子们也会为爸爸而骄傲。”

水面之下，那份对家与国的爱愈发清晰。对于许多潜艇兵来说，近乎一成不变的日子里，一封封寄托深情的书信，成了寂寞岁月中温柔的注脚——

他们有的写给年迈的父母，“爸爸妈妈，不要挂念我，深海洋中，我愿做一名守望者”；有的写给深爱的妻子，“原諒我匆忙告别，期待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和你还有我们的宝宝重逢”……

从军史馆里的请战书到一封封家书，单薄的纸页跨越了时空，将赓续的精神信念串连在一起。

“父亲，儿子在这里学会了担当，懂得了责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值好每一更次，坚决完成组织赋予我的一切任务！”漫漫航程中，二级上士童彪在家书里对父亲承诺。

作为舱段班班长，每次远航，潜艇上的一个微小异响都会牵动童彪的神经。管路渗水，他常常第一时间发现并迅速“包扎”；零件受损，他总会拿着扳手，钻进潜艇的角落更换……

“即使是小隐患、小故障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，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顺利完成。”狭小舱室里，童彪总是拿着手电筒一遍遍检查。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管路，那些交错纵横的仪器设备，是他的责任，也见证他内心不变的守望。

“每次提起笔，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又想起肩上的军人职责，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。”童彪感慨道。一茬茬潜艇兵坚守在水面之下，每一刻的守望，都是把家国铭刻于心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又一次潜艇归来，天气晴好。潜艇的升降口完全打开，新鲜空气顺着舰桥垂流而下，抵达潜艇的每一个角落。官兵们扬起笑脸，迫不及待地登上码头。稍作调整后，他们又要开启下一次远航。

军史馆里，陈列着这样一封请战书——

信笺陈旧泛黄，笔迹苍劲有力，“誓死保卫祖国”的文字下方，一个个用鲜血按下的红手印引人注目。许多年前，该支队两艘潜艇临受命、千里挺进，奔赴某海域执行任务，谱写了潜艇兵捍卫海疆的英雄赞歌。

当官兵们回望前辈的慷慨以赴，他们看到了对国与家的赤诚，看到了对心底信仰的坚守。

如今每次执行战备任务时，艇员队都会组织官兵手写家书。

一次出海前，一级上士庞金财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相继住院。任务需要他，纵使心中不舍，他还是毅然跟随潜艇出发。

大洋深处，庞金财曾在医院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妻子写下一封封家书。虽然信件无法邮寄，这个书写牵挂的过程，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

远航归来，休假回家，庞金财一眼就看到妻子抱着孩子等待的身影。他把自己在深海中写下的家书郑重交给妻子——

“亲爱的，很抱歉没能照顾你呵护你。母亲住院了，两个孩子在生病，我心里很愧疚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咱们一家人的分开，是为了更多家庭能够团聚。”

看到庞金财因长期不见阳光、日夜颠倒而憔悴的脸庞，妻子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：“我只会心疼你，孩子们也会为爸爸而骄傲。”

水面之下，那份对家与国的爱愈发清晰。对于许多潜艇兵来说，近乎一成不变的日子里，一封封寄托深情的书信，成了寂寞岁月中温柔的注脚——

他们有的写给年迈的父母，“爸爸妈妈，不要挂念我，深海洋中，我愿做一名守望者”；有的写给深爱的妻子，“原諒我匆忙告别，期待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和你还有我们的宝宝重逢”……

从军史馆里的请战书到一封封家书，单薄的纸页跨越了时空，将赓续的精神信念串连在一起。

“父亲，儿子在这里学会了担当，懂得了责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值好每一更次，坚决完成组织赋予我的一切任务！”漫漫航程中，二级上士童彪在家书里对父亲承诺。

作为舱段班班长，每次远航，潜艇上的一个微小异响都会牵动童彪的神经。管路渗水，他常常第一时间发现并迅速“包扎”；零件受损，他总会拿着扳手，钻进潜艇的角落更换……

“即使是小隐患、小故障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，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顺利完成。”狭小舱室里，童彪总是拿着手电筒一遍遍检查。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管路，那些交错纵横的仪器设备，是他的责任，也见证他内心不变的守望。

“每次提起笔，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又想起肩上的军人职责，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。”童彪感慨道。一茬茬潜艇兵坚守在水面之下，每一刻的守望，都是把家国铭刻于心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又一次潜艇归来，天气晴好。潜艇的升降口完全打开，新鲜空气顺着舰桥垂流而下，抵达潜艇的每一个角落。官兵们扬起笑脸，迫不及待地登上码头。稍作调整后，他们又要开启下一次远航。